

最经典最催人泪下的
百本言情之一

百·万·读·者·赞·不·绝·口

一念之差，十年挚爱
却抵不过一滴金枝血！

险象环生，手握权柄
涅槃归来再掀复仇风暴！

最哀恸悲绝的宫廷绝恋
最大气磅礴的诡谲风云

我不甘心，天下人皆可定吾之罪，
惟有你，不能！

南台娇

上



沐非

著

数次修订
新增独家番外

·赠送·
精美书签

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JIANGSU PHOENIX 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

帝台娇

沐非 著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帝台娇 : 全 2 册 / 沐非著. — 南京 :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, 2014

ISBN 978-7-5399-7848-2

I. ①帝… II. ①沐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4) 第 265340 号

书 名	帝台娇: 全 2 册
著 者	沐 非
出版统筹	黄小初 邹立勋
选题策划	吴小波
责任编辑	胡小河 姚 丽
文字编辑	李 婕
封面设计	许 静
责任监制	刘 巍 江伟明
出版发行	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集团地址	南京市湖南路 1 号 A 楼, 邮编: 210009
集团网址	http://www.ppm.cn
出版社地址	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, 邮编: 210009
出版社网址	http://www.jswenyi.com
经 销	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印 刷	湖南凌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
开 本	710×1000 1/16 毫米
印 张	18.5
字 数	295 千字
版 次	2014 年 12 月第 1 版 201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标准书号	ISBN 978-7-5399-7848-2
定 价	50.00 (全二册)

Contents
目录

D I T A I J I A O

第十章	第九章	第八章	第七章	第六章	第五章	第四章	第三章	第二章	第一章
听书	无间	布局	试探	夜宴	燮王	危局	鸠案	上元	雪崩
/ 131	/ 119	/ 104	/ 089	/ 075	/ 060	/ 045	/ 026	/ 012	/ 001



Contents
目录

D I T A I J I A O

第十一章	来使	/ 114
第十二章	储位	/ 158
第十三章	博弈	/ 173
第十四章	相疑	/ 188
第十五章	暗棋	/ 203
第十六章	姊妹	/ 217
第十七章	凶险	/ 233
第十八章	反转	/ 248
第十九章	故人	/ 262
第二十章	前生	/ 275





第一章 雪崩

D I T A I J I A O

无边的冰雪从山崖落下，遮住整个苍茫夜空，无天无日，无爱，无憎。

她微微笑着，静坐仰天而望，任由雪衣飞扬，鲜血横流。

“原来，西北的天空，会有这么多星星……”

低低的呢喃，盖住雪崩万钧之势。生死一瞬，在她眼里，却抵不过银河霄汉中一点明光。

轰然巨响之后，大地白茫茫一片，了无痕迹。

冷风飒飒，卷得冰原之上百草枯折。疾雪渐渐从天而降，晶莹剔透，大如鸽卵，砸得人皮肉生疼。

西北苦寒，长夜过半，正是百里鬼哭、不见人影之时。雪原之上，却有一队人影策马控弦，正朝着东面而去。

甲冑的寒光在冰雪辉映下越见冷冽，精铁弓弯处被磨得光滑，行进之间默然无声，却自有一种压抑肃杀之气。

“君侯，前方便是居延边驿了……”

侍从的声音从皮制护面下发出，带着些沉闷凝重。朱闻从马上望向半山腰的风雪，不着一语，只是慢条斯理地抚摩着右手腕处。

那是一整块赤红玉髓雕成的护腕，光芒流转间潋滟眩目，仿佛是一碰便碎的玩意儿，然而在与护肘偶然撞击时，那清脆铮然之声，却显示了它的刚坚不凡。

他眯起眼，比黑夜更深邃的眸子滑过本队人马高掣的旗帜。那鲜红如血的斗大“變”字正猖狂自在地飘扬，其下龙虎盘踞相纽，显得霸意怒张。

寻他目光所及，侍从有些不安地上前问道：“君侯，是否要收起旗号？”

朱闻嘴角微勾，露出一个极为轻松不羁的微笑，嗓音清淡，却生生把侍从吓出一身冷汗。

“男儿大丈夫当世，就是行恶也不须偷偷摸摸，更何况……”他笑声扬起，那份笑意映入众人眼中，却比修罗鬼刹更具震慑力。

“本侯执變国之旗，正是要在朝廷前替父王扬威。”他的笑声拖得更长，在“父

王”这两个字上带出近乎刻意的讥嘲，在风雪中显得越发犀利。

风雪卷过他冷冷嘲讽的薄唇。他白皙的面庞上五官清秀，与西北变地的粗犷迥然不同，若是肯好好装扮一番，定不输于江南任何一位翩翩公子，只是拥有这般姣好相貌的主人仿佛不以为意，也不用簪，只是如普通军士一般将长发随意束在一边。

雪片沾染上长发，映得那发色如同幽蓝的穹庐，随风飘扬之下，几乎与天穹合为一体。

众近卫军望着自家君侯，却是谁也不敢插语——君侯与变王之间，虽是父子，关系却是生硬诡谲，君侯屡次进犯朝廷属地，却统打了变王的旗帜，论起居心，实在是不可言说。

卫羽干咳一声，抖落身上积雪，笑道：“这毕竟是去掠劫朝廷的粮草，是否太张扬了些……”

朱闻似笑非笑地睨了他一眼，道：“要说张扬，你一夜包下璇玑阁众红牌，那才叫惊世骇俗！”

周围闷笑声四起，有胆大的凑上前道：“军师你真是大手笔，什么时候分我们几个……”

卫羽深忿，正要反唇相讥，却听朱闻低喝道：“噤声……情况好像不对！”

众人闻言，凝神朝前方望去，只见山的那端，居延边驿所在之处的上空，竟有一丝一丝的雪雾翻涌，风雪交加之下，若是不仔细看，根本不见端倪。

难道是伏兵？

众人皆是一惊——乱世方平，朝廷正在休养生息，一时也顾不上西北这边，居延又是小驿，守军素来不多，但此行若是打草惊蛇，直捣玉门掠劫粮草的打算可能要彻底落空了。

那雪雾煞是奇特，团团缕缕，弥漫甚广。四周寂静无声，仿佛鬼域一般。

朱闻的目光冷然，笑容也越发加深：“是人是鬼，去看个清楚就是。”

他催马上前，很快便朝山那端驰去，身后近卫急急跟随，人马呼啸声要将这份死寂打破殆尽。

翻过山峦，出现在众人眼前的，是令人不可置信的一幕！

“这、这是居延？”卫羽近乎呆滞地呢喃道。

快马越过山峰，未到底便停住。居延本是前哨，沿谷地散开军帐，百余军人

加上十数女奴苦役，也颇有些阵势，如今却被冰雪厚厚覆盖，一切帐篷屋舍都了无痕迹。

茫茫大地上，只余雪花徐徐飘过，耳边风声静静，所有人心中皆是寒意。

“是……是雪崩！”当地军士颤抖着声音说道。

传说，若雪峰塌落，掩埋一切，那便是山神发怒，要将一切人畜毁灭。众人虽然不信这无稽之谈，但亲眼见到这浩大惨烈之象，无不心中大颤。

此时众人耳边忽然传来微弱的声响，抬眼看去，在东北一角，几顶破烂帐篷露出个顶尖，里面隐隐传来敲挖之声。

众军士不需多说，便上前开挖。那一角处略高，雪不过半尺，略微一扒，就见一个个褴褛的身影出现，顿时“军爷”、“万福”之声大作，还有人下跪叩首。

那是服侍守军的苦奴和营妓，他们还真是幸运，捡了一条命。

朱闻不感兴趣地瞥了一眼，随即瞳孔缩为一点——

那雪压下的痕迹！

他快步上前，俯身细看雪崩周围，越看，目光越是冷峻。

“怎么了？”卫羽上前问道。

朱闻的眉头近乎蹙成利刃，他薄唇深抿，淡淡吐出两个字：“高手！”

“真是高手！”

朱闻又重复道，迎着卫羽愕然的目光，他动容叹道：“这雪崩落地的痕迹实在巧妙，巧到恰恰避过了奴役的营帐——这是绝顶高手以真气击出，气流震荡，才引起的雪崩。”

绝顶高手？

卫羽只觉得牙关发酸，宛如在听神魔传奇，他苦笑道：“这高手比起君侯您来，又是如何？”

朱闻扫了他一眼，并不回答，只是默然凝视着雪地，陷入了沉思。

居延只是个前哨军驿，守军也只有百余人，即使是入侵杀了他们，也还有后方五十里的驻军，更别说还有玉门、昆仑等处的大关隘。是什么样的高手，怀着什么样的目的，在这个无足轻重的小地方引起了这样一场大劫？

他垂目，眼中光芒流转，忽然，在脚下雪地里发现了什么。

他蹲下，仔细凝视，指尖触摸到的，竟是一角衣襟。

衣裳雪一般皎洁，触手却很薄软，薄得几乎可以一撕即破——在这样的寒苦之

地，是谁犯了疯癫，敢穿这样的衣裳？

朱闻稍一用力，衣襟陡然一扯，那重量，让他感觉到底下还有人！

他迅即抽出卫士的长刀，以刀背深掘，一刻之后，衣襟的主人出现在他眼前。

雪片轻轻飘过，宛如佳人的酥手，拂过朱闻的剑眉。出现在他眼前的女子，正侧躺在冰雪之中，身上星星点点，皆是血沫。

在朱闻的回夜宫中，有来自各地的缤纷佳丽，五色眩迷，可他从未见过这样的肌肤——宛如玉色入骨，晶莹剔透。朝上的玉颈，因失血而苍白得近乎透明。

朱闻将她轻轻扶起，只见乌发蜿蜒垂下，散发着犹如月华一般的光芒。

犹如受了蛊惑，他伸出手，将那缕发丝绾起。下一刻，出现在他面前的，竟是——被刻了青墨黥纹的雪白脸庞！

仿佛是无瑕的雪上溅了墨汁，又仿佛是明月当中突起的阴霾，那黥纹繁密连贯，在雪白肌肤上显得狰狞可怖。

卫羽在一旁看得真切，有些惋惜地道：“这是犯了大逆罪才施加的黥刑。”

朱闻失神片刻，随即探了探女子的气息，只觉得气若游丝，女子正命悬一线，脉络之中，更有一道阴寒之气——大概是身子娇贵，受了边疆的风雪，寒气已经积蓄其中了。

大概没救了。

心里虽这么想，他却鬼使神差般将她抱起，交予侍从，随后看向其他挖掘的地方。

不久，便有结果报了上来——

“除了这些人，守军们全数毙命。”

朱闻沉吟片刻，看着满地狼藉，知道不宜久留，于是命令道：“出此变故，全军回转吧！”

他扫了一眼那些颤颤巍巍的奴隶和女人，想了一下，道：“将他们也一并带回吧。”

似乎怕被人误以为仁慈，他又加了一句：“宫中正好缺人手，他们就是此行的战利品。”

队伍开拔。风雪漫卷，很快便将这一地喧嚣淹没。

一个月后。

几道身影飞驰而来，停在这片雪地废墟前。

“燮国那些蛮子真是粗鲁，杀百余人而已，居然也会弄得雪崩！”黑衣人的头

颌不屑道，他是根据在场情景，自行推测而出的。

“怎么没把他们也压在里面算数！”

冷笑的诅咒声后，他们便四散分开，重新开始挖掘雪地。

比起先前，他们可算是肆无忌惮，随意将人的躯体挖出挖断，一阵乱刨后，终于有人如获至宝，惊呼道：“在这里了！”

挖出的女尸面带黥纹，已然被砸下的岩石和雪水弄得浮肿，再也看不出模样。那人细细查看，终于在女尸脚上发现一双玉纹丝履。

他瞪视着女尸鞋尖上的那一双明珠，只见它们在雪光映射下，宛如日月华光一般。

“就是她了！”

他冷声哼笑道：“大人物又如何，还不是死得卑贱屈辱！”

随即，他剥下鞋子，一声呼哨，众人回转。

风声飒飒，宛如往日，所有的秘密，都掩埋在雪中，了无痕迹。

两个月后，回夜宫中。

风从极北之地吹来，庭院中枝条虬劲，雪凝其上，宛如瑶柱玉条，皑雪及膝，紫色琉璃瓦下的冰棱亦是闪烁五彩。

女子的嬉笑声从不远处的高阶上传来。扫雪的宫役们偷眼看去，只见绸衣如云，衣着精致的侍女们簇拥着几位美貌妃子，正迤迳而来。

香风夹杂着妃子们的细语轻笑，天被雪光映得透亮，越发照得她们肌肤莹润，美不胜收。

这时，一只纤纤素手伸出，慵懒而精准地将枝头一小朵粉梅掐下，树枝轻摇间，雪屑纷纷落下，一旁的侍女连忙上前挡了，另有人忙不迭地用丝帕拭去燕姬鬓间的残雪。

燕姬笑吟吟地随侍女们忙乱，一手却持了那一朵小梅，轻荡碧袖，便插入侧髻之中。她正是芳信年华，又生得花容月貌，在雪色与梅韵映衬下，不禁让周遭人看得有些痴了。

“妹妹倒是会选，才一伸手，便独占了那芳枝上最美的一朵。”一旁略微年长的女子仿佛不胜欢愉，掩袖笑道，“等君侯回转后宫，立时便要妹妹你迷得神魂颠倒了。”

燕姬目光微动，慧黠的眼中闪过一丝不易觉察的冷光，却是笑得纯真无辜。她嗔道：“姐姐又在浑说，刻意拿我取笑。整个回夜宫中，谁不知你璩夫人在两年前就蒙君侯宠眷，立为侧夫人，乃是他第一心爱之人呢！”

她刻意在“两年前”这些字眼上加重语气，然而眼波流转间，却只见纯净笑意。这妮子好生可恶，竟在讥讽我是昨日黄花吗？

璩夫人目光一凝，心下已是大怒。她微微咬唇，却是隐而不发，笑容丝毫不减，亲热地挽了燕姬，一起向前慢行。

二人步伐轻盈，璩夫人又是刻意，几步之后，便领先众人几丈，遥遥在前。

“我本就是蒲柳之姿，年岁既长，和妹妹站在一起，倒越发显得可笑可叹了。”

叹息声中，璩夫人仿佛是在哀叹韶华易逝，岁月无情。随即，她压低了声音，仿佛漫不经心地道：“妹妹不仅貌美，还甚是贤淑体贴，看着君侯忙于公务，就日日亲手熬汤奉入书房，单这份温存，就让我等望尘莫及。”

燕姬目光闪烁，下一瞬，却听到璩夫人的声音，竟是含笑低沉，近乎诡谲，“妹妹日日去书房，想必连那些文书密函的位置，都要熟记于心了！”

燕姬只觉得脑中轰隆一声巨响，顿时面色苍白，咬紧了银牙，冷笑道：“姐姐这话是什么意思？我竟是听不懂了！”

璩夫人笑容更盛，越发亲密地挨近了她，吐气如兰：“妹妹这么聪慧，又哪会不懂我的意思——你才初来乍到，就这么急着登堂入室，太过张扬了些吧！”

她一手扶了下香肩上的银貂斗篷，一手却顺势将燕姬鬓边的金钗轻轻拔下：“妹妹这只钗头怪利的，要是扎中了人，那可怎么得了，可要好好保管呢！”

燕姬双目冷瞪，眼睁睁地看着她拿走自己的随身利器，却很快恢复了冷静：“只是个凡物，不值当什么，姐姐若是中意，送你也无妨。”

“看妹妹说的，我倒成了个剪径强人不成？”璩夫人笑得越发妩媚，手掌一用力，那只凤钗竟在她的柔荑双指中逐渐弯曲，最后成了一块金饼。

金质偏软，可若要凭两个指头拗成这般，也颇需些不凡功夫。燕姬眼看着这一幕，心中惊疑不定，压低了声音，问道：“你究竟是什么人，想要怎样？”

“看妹妹说的，只是姐妹间戏耍，难道我还会去告诉君侯不成？只是你我姐妹间情比金兰，妹妹在书房里找着了什么有趣的，也该让姐姐我开一开眼界才是。至于我的来历，妹妹不是早就知道了？”

璩夫人微笑着，将金饼还入燕姬掌中，气定神闲道：“妾身乃是奉王上亲命，

从宫掖中仔细挑选，特地赐予君侯的良家子。”

燕姬看着对方意味深长的眼神，心中有所明悟，她扯了扯唇角，悄声道：“原来你和我也是一路，只是主人不同……”

“妹妹真是兰质蕙心。”媛夫人笑得雍容大度，朝后微微颌首，便带了自己的从人扬长而去，只剩下燕姬站在原地，却是因为不甘和躁怒，连脸颊都滚烫得绯红起来。

燕姬僵立原地，半晌才回过神来，她猛地甩袖回头，低喝道：“还愣着做什么，回宫！”

下一刻，她的左肘撞到了一件坚硬之物，随即，烟水弥漫，庭院中央一片忙乱。

燕姬抱着手肘忍痛，定睛一看，却是气不打一处来——原来是跟在她背后伺候茶盒的小侍女躲闪不及，竟一头撞上了她！

金黄的蜜柑茶在她的碧罗锦裳上漾出片片污痕，两种色彩混合之下，近乎五色斑斓。

燕姬怒极反笑“宫里出息的奴才这么多，就配给我这般不中用的。”她提了裙裾，甩开了侍女的扶持，转身道，“快把这个不长眼睛的东西给我拖回去！”

她余怒未消，恨恨道：“丢人现眼还嫌不够吗！”

燕姬回到自己宫中，看也不看一旁瑟瑟跪地的小侍女，她换了衣裳，兀自烦躁道：“这身云锦可是君侯亲赐的，乃中原世家所制，宫中统共也只要一匹，就这么糟践了！”

一旁的女官见她意兴阑珊，于是上前细声道：“主子您且不用着急，及时浆洗也许还有救。”

燕姬瞥了她一眼，不耐道：“色贯其中，便是彻底废弃了，还能有什么救？”

女官略微想了一会，眼前一亮，道：“有了！”

对着燕姬不解的目光，她道：“先前君侯从外面掠回了一批苦奴，奴婢听说其中有个女子，一手绣工甚好，说不定，可以让她以绣纹补救。”

“绣工甚好……”

燕姬一听，面上便有了喜色——燮国地处西北，珠宝尽有，好的绣匠却嫌弃此地苦寒，不愿在此扎根停留，是以宫中虽然华服甚多，却无甚绣彩，着实有些单调。

“既然来了有个有手艺的，为什么不早告诉我？”

女官面对燕姬的嗔怪，有些犹豫道：“她……她面上刻了黥纹，甚是丑怪，怕惊了主子。”

燕姬闻言皱眉，不以为然道：“朝廷的罪奴，脸上有刺青黥记是免不了的，哪来诸多废话——还不快给我把人唤来。”

一声令下，早有人依言而行。一刻之后，便有人轻揭鲛纱帘幕，珠光闪动之下，一道轻盈身影站在下首，躬身示意。

燕姬抬眼打量，却也禁不住轻噫一声，心下一震。

那女子着一袭布衣，长发垂髻，右半边脸被乌发遮住，看不真切，左半边却是肌肤胜雪，只是，青黑黥纹在其上繁密连贯，显得狰狞可怖。

燕姬也吓了一跳，她定了定神，有些厌恶地瞥了一眼，曼声道：“听说你绣工不错，是真的吗？”

“不敢说好，只是略懂一二。”

那女子低声应道，声音也有些嘶哑，随即抚着胸低咳起来。

“罢了，罢了！”

燕姬见她咳得难受，倒觉得有些过意不去，缓和了一下声调，继续道：“你且看看这云锦……”

悉悉索索的衫衣抖动声响起，早有侍女抬了杌子来，将染了色的衣裳展开放平。

那女子细细看了，伸出手来抚摩，窗外天光映得她皓腕似雪，竟仿佛通身剔透一般。

嘶哑的声音响起，因这满殿里的熏香，漾出空寂沉闷的回声——“色入已深，又染得四溢横流，再好的刺绣也遮不了满幅，请恕奴婢无能为力。”

燕姬一听，柳眉一挑，看着阶下之人那骨瘦嶙峋的丑怪模样，连斥骂的兴致都没有了。

她一回头，看见先前那个小侍女，正跪在一旁默默啜泣，禁不住一腔怒气涌上喉咙，连声音也变得尖利起来——

“你这小贱婢还敢哭！坏了我这匹云锦，做出这个样子来给谁看！”

说罢纤长玉指已伸出，尖利的指甲几乎要生生戳入对方的眼中——

“把她给我拖出去……”

未尽的言语，带着凛冽的杀意，蔻丹的鲜红映着她的雪白十指，仿佛宣昭了这微贱生命的终结。

这时早有健妇上前，七手八脚将人拖下。

哭喊声中，小侍女被生生从地上拖行，经过那黥面女子身边时，她正垂首敛目，仿佛是泥塑木雕一般。

小侍女被拖得衣衫凌乱，汗巾腰带都散了一地，她哭昏了头，栽倒在地，开裂的衣领口跳出了一枚香榧小扣，雕得很是精致。

那物件跳跃着，映入黥面女子的眼中，她寂若死水的眼中，顿时掀起了惊涛骇浪——

怎有可能……竟会是……

燕姬冷哼了一声，心下懊恼不已——几日后，便是闻侯的生辰，这件衣裳正要派上大用场。

她的沉思被一句突兀的话打断。

“燕夫人请息怒，这件衣裳修补起来虽然棘手，却不是无法可想。”

燕姬一愣，看到那黥面女子正抬起头，直视自己。

那目光幽然深邃，微一触及，竟连周身肌肤都为之刺痛。

蓦然被人插言，燕姬本该发怒，却不知怎的，只觉得那目光凝然，自己竟讷不成言。

那一瞬间，这个黥面女子带给她很奇异的错觉。她身上的那种清静尊贵，连先前自己觐见的燮王也难与比拟。

她呆了一呆，暗骂自己胡思乱想，随后皱眉道：“你方才可是说无能为力！”

“光凭奴婢一人，当然不能——我需要她的协助。”

那女子手一伸，指向了被拖在地上狼狈不堪的小侍女。

燕姬回过神来，冷冷打量着她：“哼，你是想救这个小丫头？”

“不敢有瞒夫人，奴婢确实如此作想。”

迎着燕姬微愕的目光，她咳嗽着，苦涩笑道：“奴婢刚刚从此物上认出，她是奴婢少时失散的亲妹妹。”

她举高了手，掌心赫然是那枚香榧小扣。

这一下大出众人意外，却听她继续道：“先前奴婢一人，确实无能为力，现下有妹妹在此，她学过拆丝之法，拆开之后分别洗净，不足之处再由奴婢以刺绣补之，定然天衣无缝。”

燕姬听了，半信半疑：“你该不会是来诓骗本宫吧？”

“如若有假，夫人再治我姐妹二人重罪不迟。”

燕姬闻言一笑，指间的蔻丹闪烁生辉：“好，若是你们姐妹真能挽回，本宫就饶过你们这一遭。”

言下之意自明，那女子满口答应，拉了妹妹正要退下，却被燕姬唤住了。

“本宫差点忘记问了，你叫什么？”

那女子闻言，目光幽深，抬起头时，笑容里带了一丝不易捉摸的意味。

“疏真……我的名字，叫作疏真。”

白雪皑皑中，早已由宫人们开出一条曲折小道，越往偏僻处，越是崎岖难行。

疏真拉着小丫头，一步一顿朝前走去，雪没过她的膝盖，寒意沁入，引得她又是一阵咳嗽。

“你真是我姐姐吗？”

尤带稚气的声音响起。疏真勉强止了咳，看向身畔之人，抚胸喘息着苦笑道：“你已经忘记我了吗，虹儿？”

她伸出手，掌心伤痕累累，她有些费力地从怀中掏出一物——竟是另一枚一模一样的香榧扣。

“真是姐姐！”虹菱又惊又喜，眼中流下不敢相信的泪水，深深抱紧了朝思暮想的胞姐，“姐姐，真是你！”

她激动得语无伦次：“那年北狄人打进来，又逢上八府之乱，舅妈她们说把姐姐你卖给了京城的官人，没想到你我还会再见面！”

疏真将她揽在怀里，温柔地抚着她的头发，眼中带着深邃难懂的悲喜之意。

“是啊，十年了……”她叹息着，双眼望向无边无尽的苍茫天宇。

已经十年了。

可霓，十年前你来到我的身边，一直服侍我、陪伴我，不离不弃，直到我穷途末路的最后……如今，难道真是你在冥冥之中有灵，让我遇到了你的亲生妹妹？

北风呜咽，雪屑纷飞，天光渐暗，淡淡余辉照在紧紧相拥的姐妹身上，仿佛是幽冥中那飒爽英魂的欣慰轻笑。

可霓啊，你还不愿我萌发死志，所以才将妹妹送至我身边，让我好好活下去吗？

疏真的眼中闪过难解的悲怆怅然。她静静含着笑，轻抚着虹菱的头：“虹儿，

姐姐现在改名了，叫疏真，你可记住了。”

虹菱似懂非懂地点了点：“可是姐姐还是姐姐，不是吗？”

“你说得对！”

疏真的声音温软轻柔，随着两人的脚步，逐渐消失在风中。



第二章 上元

D I T A I J I A O

疏真携了虹菱回到住处，却有人奉了燕姬之命，把她和妹妹的住处换到了一起，本是四人的大通铺，如今却只住了姐妹二人。

回夜宫中人手并不甚多，燕姬这么安排，本是小事一桩，更何况如今姐妹两人正在替她修补衣裳，示以小惠，也算是随手人情。

昏黄烛光下，疏真一头乌发垂肩，黑眸如同两丸水银一般，清冷无波。

她小声咳嗽着，用不甚熟练的左手穿针引线。银针飞走间，柔滑的云锦衣裳上流光溢彩，仿佛淌漾着无尽的荣华富贵。

她忍住左手的酸疼，唇边勾起无奈的苦笑——这样的云锦，虽然号称珍贵非凡，但在过去的自己眼中，也不过是埃土一般的物件，又哪曾想到，有朝一日，自己竟会这样战战兢兢、求全责备地以刺绣遮瑕？

人生际遇之神奇，这般浮沉荣辱，是谁也料想不到的。

她叹了口气，凝望着手下密密的针脚，下意识地伸出右手想要揉揉肩膀，却僵在了半空中。

灯烛明灭间，右手手腕处的刺眼疤痕，显得格外黑沉狰狞。疏真试探地动了一下，五指仍是微颤，不能使出半分力气。

她眯起眼，想起那惨烈的一日，那一柄熟悉无比、秋水白练一般的长剑，从腕处刺入，精准地挑断她的筋脉。那鲜血横飞的惨烈，那痛彻心扉的一瞬，以及最后，那轻蔑绝情的神情……

唇边的微笑转为苍凉。她摇了摇头，仿佛要将那些鲜血淋漓的幻景挥去，然而心头的刺痛，却让这些幻景在她胸口隐隐翻涌。她轻声连咳，却再也压抑不住，一口朱红滑下唇角。她来不及顾惜自己，慌忙踉跄着，将宝贵无比的云锦衣裳挪开，以免再惹祸端。

她无力地跌跪在地上，发出声响来，惹得床上沉睡的虹菱嘟囔着翻了个身。

疏真凝望着她无邪可爱的睡颜，眼中凄冷渐退，转为沉静的温柔，以及无悔的坚定——

过去种种，譬如今日死，再想又有何益？眼前最重要的，是要好好照顾这孩子，